



作为项目负责人,徐鹏飞不怕吃苦,经常亲自动手参与工程。



作为技术人员,徐鹏飞对每个细节都要求很严格。

日照市公路局工程处的徐鹏飞,在修路中寻找人生追求 “既然选择了就一定要做好”

文/本报记者 彭彦伟 片/本报记者 刘涛

2009年进入公路系统后,近5年来,徐鹏飞一直奋战在施工一线。也正因常年在一线忙碌,徐鹏飞已经逐渐远离自己的朋友圈。徐鹏飞自嘲说,自己是被时代抛弃的人。但在工作上,他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倔劲,他说路就像人的脸面,容不得半点瑕疵。凭着过硬的技术,徐鹏飞已经是施工一线最年轻的施工负责人之一。

平均一个月 穿坏一双鞋

8月9日下午3点30分,在日兰高速日照零点收费站高速连接线施工现场,徐鹏飞在刚铺好的沥青路面上来回巡查。此时,温度计上显示温度在40℃以上,而刚摊上的沥青的温度更高。由于沥青太粘,徐鹏飞要不时停下来擦一下鞋底。“温度越高沥青粘合力越好,都已经习惯了,基本上一个月一双鞋。”徐鹏飞说。

1986年出生的徐鹏飞是个典型的85后,高高的个子,戴一副黑框眼睛,不大的眼睛显得非常有神。由于常年在户外风餐露宿,和大多数公路人一样,他的肤色黑里透红,就像烙铁烙上一般。“别跟我提黑,不认识的人都以为我三十四五了。”徐鹏飞笑着说。

虽然气温非常高,但徐鹏飞从来不敢穿短裤。“穿短裤沥青很容易落在腿上。”徐鹏飞说,刚开始的时候没经验,腿上的皮肤经常被沥青弄破。“我都习惯了,现在身上都不出汗了。”徐鹏飞说。

远离朋友圈

自嘲被时代抛弃

徐鹏飞告诉记者,在施工一线最强烈的感受不是苦和累,而是孤独。他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到工地,晚上八点多收工,忙的时候甚至要到晚上十一二点,一天三餐基本都在工地上吃。“在工地上,几乎每天见到的都是那些熟悉的施工人员,其他能打交道的的人很少,感觉自己就像被困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徐鹏飞说。

由于常年在一线没时间玩耍,之前熟悉的一些朋友也逐渐疏远,“刚开始他们晚上吃饭还打电话叫我,我老是没有时间,后来人家就不喊我了。”徐鹏飞说。唯一能从徐鹏飞身上体现出年轻人特征的就是手上的那款苹果5手机,“别说游戏了,微信都是同事教我的。”徐鹏飞说。徐鹏飞形容自己像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

到了二十七八的年龄,婚姻是逃避不了的话题,“有的同学孩子都好几岁了。”徐鹏飞说,“不是我不想谈,而是实在没有时间。”

“晚上收工后,累了一天回去洗漱一下躺床上就睡了,什么都不想干。”徐鹏飞说。徐鹏飞告诉记者,他之前也谈过两个,但都因为没时间陪人家而分手,“可以理解,找个我这样的和没找差不多,就冬天休息时间稍微能正常一点。”徐鹏飞自嘲道,“家里也着急,但真是没办法。”

肯吃苦技术过硬

参与十余项建设

徐鹏飞2009年毕业后进入日照市公路局工程处,那时他刚23岁。当时工程处承建的连临高速公路正进入了大干阶段,该工程路基战线长、工程量大,技术人员、机务人员紧缺,领导们发现徐鹏飞是路桥专业科班出身,专业技术基础好,又能吃苦,就挑选他去一线开机械。

他虚心向师傅学习驾驶技术,用最短的时间掌握了路拌机的操作要领。驾驶机械常常要加班至深夜一两点钟,连续操作15个小时是家

常便饭,但他身上天生有股倔劲,“我就不信我坚持不下来。”就这样,徐鹏飞一干就是5年。此后徐鹏飞又参加了疏港高速公路、204国道改建工程、开发区市政工程等十余项工程的建设。

虽然只工作了5年时间,但徐鹏飞凭借过硬的技术已经可以自己独自负责某一施工段的路面工程。不仅精通所有机械,路面上各种技术也不在话下。同样,徐鹏飞也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虽然年轻,虽然累,但徐鹏飞并没因此而降低对工程质量的要求。“修的路就是自己的脸,谁也不愿意让人指着脸骂。”徐鹏飞说。

别人说路修得好 他心里就很踏实

虽然这项工作比较苦,比较累,但这其中的满足与成就感也是外人无法体会到的。“干的时候累,但完工后看到自己修好的路有种说不出的高兴,尤其听到别人夸路修得好,心里那股自豪感便油然而生。”

修了这么多条路,让徐鹏飞印象比较深的疏港高速算是一条,因为修路时遇到了一些想象不到的困难,“当时心里就是憋了一股劲,非修好不行。”徐鹏飞说。就在疏港高速通车的前一天,徐鹏飞开着自己的车在路上飚了一段,“跑起来真爽,12公里的路不到十分钟跑完了,感觉之前的累都值了。”徐鹏飞说。

徐鹏飞告诉记者,也有做生意的朋友劝他别干了,“和他们比自己肯定要累得多,而且收入和他们也没法比。”徐鹏飞说。他坦言,自己有一段时间心里也不平衡,但当看到自己用汗水浇灌起来的道路时,心里感觉非常踏实,“可能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吧。”徐鹏飞说。

最大的遗憾是没能

陪父亲走完最后一程

徐鹏飞心底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陪父亲走完最后一程。之前徐鹏飞的父亲患有食道癌,去年病情突然加重住院。但由于徐鹏飞当时正在204国道岚山段施工,工期比较紧,许鹏飞就没有请假,只能趁晚上收工早的时候回去看看。

“当时只能靠电话,每天父亲给我打个电话,听听他的声音我心里就踏实了。”徐鹏飞说。可就在去年8月11日,他父亲的病情突然加重,徐鹏飞接到电话就从岚山往回赶,但还是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家里就我一个孩子,最后也没能陪陪父亲感觉挺愧疚的。”说到这里,徐鹏飞强忍着眼眶里打转的眼泪。

今年5月份,徐鹏飞的母亲因为胃穿孔住了一段时间院,当时徐鹏飞正负责335省道的施工。由于没人照顾母亲,徐鹏飞请了几天假在医院陪母亲。由于他当时是整个路段的负责人,工程比较急,还未等母亲出院徐鹏飞就返回了工地。

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母亲能健健康康,然后自己找个合适的对象。在与记者聊天的一个多小时里,这个工作上独当一面的85后大男孩说出了心里太多的遗憾,对朋友,对家人,对关心他的每一个人。“选择了这个工作就一定得干好,不能让家人失望,当然遗憾也要慢慢弥补。”徐鹏飞说。



夏天户外作业现场的气温经常在40℃以上。



一车沥青铺设完,趁着间隙徐鹏飞擦擦脸上的汗水。



徐鹏飞待人和善,工作间隙,他会分根烟给工友。